

諸羅遊記——尋找守護的綠精靈

文／獨角鯨（荒野臺北分會編採志工）

圖／程康（荒野臺北分會編採志工，自然名：赤松）、

楊欣惠（荒野保護協會棲地守護部專員，自然名：星星）

從臺北到嘉義民雄到底要多少時間呢？在臺北車站搭上座椅舒服的客運，閉上眼小憩一下，不過三個小時就到了。一到民雄，特地來客運站來接我們的是諸羅紀農場發起人之一——賴榮正，阿正老師。坐上阿正老師的舊式休旅車，兩天一夜的諸羅遊就此開始。

順著有整齊行道樹的大道，兩旁由傳統紅磚屋與農田的田園風光就在眼前展開。大道的終點為中正大學，車沿著校園外圍來到一處長草漫漫

的空地，在長草後棲息的是夏侯鳥燕鴿。由崎嶇的小路進入，才剛踏入棲地邊緣，燕鴿就主動現身。越靠近棲地中央，就越多燕鴿飛入天空。原來這是牠們特殊的誘敵行為，偶而冒險飛近我們身旁、或假裝飛行不濟的行為，希望吸引我們的眼光，將我們帶離牠們的育幼之地。於是我們不敢打擾太久，僅站在草地中央，天空中的燕鴿時而飛過頭頂，耳邊傳來此起彼落的清嘯鳥鳴，身體感覺已置身在荒野之中良久良久，那樣回歸自然而怦然心動的心情，讓人回味再三。

民雄不只是中正大學的校址所在，因為土壤特殊，也盛產口味清甜爽口的鳳梨。車行經過第一次發現諸羅樹蛙的歷史現場東興社區，周圍的林地都已改種鳳梨，再無諸羅樹蛙的容身之處。吃完民雄特產的鵝肉，一行人在阿正老師家小憩，等待夜幕降臨之後，諸羅樹蛙的現身。

諸羅紀農場就在阿正老師家附近，穿過民宅後就可以看到一半為竹林、一半為芭樂園農場。約晚間七點時，一行人帶著手電筒、相機，準備一尋諸羅樹蛙的芳蹤。諸羅樹蛙喜愛的竹林，不需進入農場就能在農場外圍的竹林發現牠們。然而雖然蛙鳴處處，我們仍花了十來分鐘才發現第一隻諸羅樹蛙的蹤跡。母諸羅樹蛙藏身在細竹枝上，靜止不動並不鳴叫，慎重地傾聽公樹蛙發出的求偶樂章。令人驚喜的發現在後頭，在諸羅紀農場旁的稻田裡，我們發現了一隻活躍的公樹蛙。牠精巧地攀附在稻梗上，吹起白色的鼓膜，發出飽含力量的鳴叫。牠像是合唱團的領唱，跟在牠的鳴唱後的是同類與其他生物的聲音響應。



▲ 阿正老師家門前諸羅樹蛙的彩繪



感謝手電筒這項發明，讓我們得以在闖黑裡，迷戀諸羅樹蛙翠綠色的背部。諸羅樹蛙的翠綠色衣裳，為喜歡於棲身竹林的牠們提供絕佳的保護，我們以純粹的審美角度去看那鮮嫩的綠色，實際上那不過是大自然的抉擇。關上手電筒，換耳朵來了解牠們，會發現諸羅紀農場的嬌客不只有牠們，其他蛙類的蛙鳴、以及夜行鳥類的號叫，以及蟋蟀震動翅膀的聲音，此起彼落的聲音以致於無從分辨起，就帶著虔敬的心去傾聽這首自然的樂章。

諸羅紀農場保護許多生物，也是原始野地的小小化身。我們攝影、錄音，希望紀錄下身處其中的感動。晚上前後發現了十隻樹蛙以及一些未知名字的生物，而那僅僅是農場外圍的情況，竹林與芭樂園裡的夜晚聚會我們只聞其聲卻無法參與。不知不覺，我們在加總長度不過三百公尺的半個農場外圍，徘徊了兩個多小時，貪心地想要再發掘什麼，期望諸羅紀農場向我們展示它的秘密。直到疲憊戰勝了好奇心，蛙鳴猶未歇息，我們已踏上了歸途，但直到意識陷入睡眠的前一刻，還模模糊糊地想著黑夜裡的蛙鳴。

第二天，我們起了大早，與諸羅紀農場的地主見面。地主是十分傳統的農人，受到阿正老師的影響，開始在芭樂園內推行無農藥的自然農

► 夜晚發現的第一隻諸羅樹蛙

法。雖然種出來的芭樂，外表不比噴灑農藥的芭樂美觀，卻更健康、更友善環境。諸羅紀農場透過集資的方式，保障地主的收入，讓他不必擔心產品的銷售，依循自然農法的標準，栽種芭樂。雖然目前找不出有效的防治方法，但產品是否美觀已不是諸羅紀農場的重點，友善環境才是。無農藥的農業，在竹林則較好推廣，只要在竹生長的根部蓋上帆布，就能有效防止小生物的騷擾。五月份正值竹筍的採收期，地主也讓我們體驗如何挖筍，施力的大小及切入的角度都是一門學問。最後，我們帶著三支有數公斤重的竹筍，回到阿正老師家享用鮮甜的竹筍稀飯。

兩天的行程過得很快，即便要徹底了解諸羅紀農場、諸羅樹蛙，並不是一天兩天就能達成的事情，我們搭上客運回到了臺北。從嘉義民雄到臺北到底要多少時間呢？不過三個小時就到了。回到了雜沓的人群裡，民雄鄉間的恬靜、漫天飛舞的燕鴿以及諸羅紀農場裡的夏夜協奏曲距離是如此遙遠。只有提袋裡的竹筍，提醒我們還在同一座島上。🍵